爷爷的芦苇荡

□汪 去

奶奶去世后，爷爷还是不肯搬到新造的楼房，一个人孤零零地守在村头那间红砖搭建的小房子里。

老头的固执，让父亲和叔叔很是难堪。他们盖起了两座3层带院小楼，房间多得恨不得能开宾馆。然而，老头却不给他们表现孝心的机会。

爷爷的房子前，有一大片湿地，生长着大片芦苇。这些家伙繁殖能力超强，似乎大风一吹，它们就得到了养料，噌噌地往上蹿。每年农历四月底五月初，爷爷会套上他的塑胶防水鞋，一头扎进芦苇荡，然后朗声喊道：“今年的苇叶长得不赖啊！”身上挂满新打的苇叶，看起来像个白发绿巨人。

每当此时，爷爷都很开心。幼时放学归来，我会帮他整理苇叶，把这些绿叶子从头到尾捋平，几十片一组，码齐。再用藤条植物的青皮做细绳，一小把一小把地扎紧。一把可以卖5毛钱。每年端午前，光这些苇叶，就可以为他换来几百块吃药的钱。

但是，老头很倔，即便年过70病患缠身，也绝不是那种凡事都找儿子伸手要钱的主。我总以为，爷爷不肯搬离这个小房子，是舍不得大自然发给他的“体己钱”。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。

今年端午节回家，路过芦苇荡，看见爷爷正独坐着抽烟。当年让我当马骑的宽阔后背，如今佝偻得让人心疼。我帮他点上一根烟，爷孙俩盘腿坐在新鲜的泥土上。

爷爷手里握着一张褪色的照片，像握着一片风干的鱼皮。这是一张多年前的旧照，据说出自一位到乡下揽活的照相人之手。照片上的爷爷身着那件穿了多年的“的确良”白衬衣，看得出奶奶也是“盛装出镜”。背景是再熟悉不过的芦苇荡，只不过小一些而已。

“你可知道，这片芦苇，就是你奶奶种下的。”爷爷摩挲着手里的照片对我说：“那时候穷啊，到了端午节吃不起粽子，你爸和你叔，看见别人吃，就哭喊着闹。你奶奶就栽了几棵芦苇，自己打苇叶，自己包粽子吃。”

是的，奶奶包的粽子，温润过爷爷、父亲和我三代人的胃与心。她亲手挑选糯米、蜜枣、白糖，地锅里柴火烧旺，架上过年时蒸馒头的大笼屉，厨房里蒸汽缭绕，处处浓郁着苇叶的清香和米饭的糯香。

但是自从奶奶半身不遂卧床不起后，这种独特的美味就再也尝不到了。奶奶在床上熬了7年。为了不影响孩子们工作，爷爷变身全职保姆。等到奶奶灯枯油尽的那一天，爷爷也仿佛丢了魂魄，这里看看，那里摸摸，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。

仲夏的清风穿行而过，几只红嘴水鸟受到惊吓，小腿一蹬，呼哧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繁华褪尽的芦花荡着秋千从枝头飘下，落在爷爷的白发上，也落在那张旧照片上。

苇叶“沙沙”响，似乎在说老人之所以“不近人情”地坚守老屋，和老天爷的“体己钱”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他守在这里，无非是为了每天多看一眼这片芦苇。对于爷爷来说，这片充满灵性的芦苇荡，是他和奶奶的生活从贫穷走向殷实的见证，是馥郁而又酸涩的岁月记忆，是相濡以沫的真情年复一年尝遍荣枯却从未凋零的丰碑。

对于爷爷来说，只要芦苇荡还在，奶奶就从未远去。

小小说

故乡风雨情

□袁储君

世上有一个既可以让人欣喜留恋，又可以让浮躁的心得到宁静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故乡。

白城是我的故乡，是科尔沁草原上的一颗明珠。这里的沃土养育了我20多年，承载了我的期望和梦想。北方的风不比江南，不同的季节都各具特色，别有风韵。春风和煦，夏风狂野，秋风清凉，冬风凛冽。这里的草也青，水也碧，看在眼里的一切都是水光潋滟、风和日丽。这样的景象伴着年轮缓慢地流淌进我的心里，时常让我魂牵梦萦。

雨中的故乡别有一美，撑着一把伞，慢慢地在原野田间里踱着步子，不怕雨水沾湿了衣角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是一片宁静祥和。草原的水成就了草原的雨，草原的雨抚过脸庞的时候，连痕迹都不会留下，只给人一丝淡淡的清凉和心头一抹难得的宁静。

晚饭后，最好的休闲去处就是生态新区，这里有一大片水域，听妈妈说，这是人工开凿的鹤鸣湖。湖水清澈见底，湖面碧波荡漾，湖上水鸟翱翔，湖下鱼儿畅游，湖边则水草肥美，如同一处人间仙境。湖的周遭坐落着一排排各式风格的小洋楼，傍晚时分人特别多，有的散步、有的打拳、有的舞剑，还有对对情侣在湖边或嬉戏、或打闹，好幸福甜蜜啊！此时，我脑海中突然蹦出来了一个成语安居乐业，用在这里也许再合适不过了。

不喜欢热闹的话就可以去茶楼，茶楼不比酒馆，这里没有珍馐佳肴，也没有江湖儿女谈天说地的热闹，有的就只有一盏清茶，可以细细品味难得一次的浮生半日闲。茶楼无所谓好坏，不用刻意地去选择，小小的一间就行，连名字都不用看，淡淡的茶香就算隔着雨也没有消散，从半敞的窗户一直飘散到鼻尖，像是碧螺春，清香淡雅。找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就可以看到整条街道都在细细的雨丝中朦胧不清。远处的楼宇早已看不清轮廓，它隐藏在层层的伪装之下，让我们不禁想起了山色空蒙雨亦奇。若隐若现中，给人无尽的想象。

每次放假回来，都能感到故乡的变化。偌大的站前广场洁净如新，不远处，两只展翅飞翔的丹顶鹤雕塑伫立在广场中间。宽敞、洁净、笔直的街路上公交车、出租车、私家车穿梭其间，似流水一般。新建的长安机场跑道上，工作人员紧张忙碌着。机场上空不时有客机掠过，发出巨大的轰鸣声。景色陌生了，而我的思念却日渐加长。

这颗镶嵌在科尔沁草原上的璀璨明珠，是我心灵归属的地方！

火车比比看

□姚 霞

坐T字头火车软卧，车停在一个大站，对面停着一列和谐号动车。我娃说：“我们来说说两列车的好处吧。我说我们坐的车。你说那列车。”娃指着外面那列和谐号动车。

6岁的孩子之前从没坐过特快列车，却常坐和谐号。两个人憋在无人的包厢多时，游戏玩遍，我欣然同意为和谐号代言。

娃说：“我的车有漂亮的床，软软的被子。”

我说：“我的车快。”

娃说：“我的车还有小房间，还有小桌子。”

我说：“我的车……快。”

娃说不行，不准再说快。可是我说不出来了。娃替我说：“你的车白色，漂亮。”娃又换位到特快列车代言，说：“我的车很长。”娃跟着我从3号车厢到12号车厢补票，穿过长长的卧铺车厢。

我说：“我的车……快。”

娃说我耍赖，娃自己一手矛一手盾，一口气说和谐号的乘务员漂亮，和谐号上还有书（铁路杂志），和谐号的车头尖尖的……牵强附会地说了一堆。然后娃一脸很得意。

这桩两列车选美自然没有结果。但娃对事物的观察，我还是有点小惊讶的。对于我自己除却8年前首坐动车感到好奇外，此后每次乘车，不过就是一交通工具而已，越快越好，恨不得上去都不用坐下，即刻到达目的地才好。人，有时很奇怪，按说花了高价买了东西，要享受越久才觉得值，但车票例外。时间是金钱，完美地体现在车票上。目的很明确，考量动车的指标就只有一个“快”也就理所当然。

然而，对于孩子，对时间与金钱还没有概念，看事物就看其本身，细细地将每个部件都观察一遍，连暖气片的气从哪里来也要问上半天，还替我找到床头灯的开关。车到上海，我迫不及待地下车，头也不回，孩子却恋恋不舍，问何时才能再坐这种车。

新农村短笛四题

□李闻方

果园春早

煦煦春风吻嫩芽，
东园西苑竞芳华。
村南屯北争春早，
千树万树扬飞花。

笑看钓翁听流溪

微风斜柳百鸟啼，
南洼甲鱼北山鸡。
水泵风电咿呀唱，
笑看钓翁听流溪。

吻过南山亲北丘

洮河嫩水慢悠悠，
吻过南山亲北丘。
风拂稻麦千万里，
千忙万唤闹金秋。

如今农家更风流

和风柳丝摇渔舟，
小桥曲径伴客游。
荷花高挺吟村美，
姑娘曼舞竞风流。

畅游　　陈飞 摄

就算站在谷底 也能与你并肩

□月 亮

表哥大学同宿舍的哥们儿聚会，我被邀请列席。他们6个人，有报社中层，有移民美国的，有留校当了副教授的……就是最小的小六子，因为老妈有病需要照顾，毕业后直接回了云南老家的初中当了老师。

饭桌上大家聊得很欢，我偷偷观察小六子，他完全没有我想象中的拘谨落魄，虽然衣着朴实老气，人也黑瘦，但情绪饱满，谈笑风生，比从美国回来的大牛还会讲段子，我们都笑得缓不过气来。

可酒过两轮，哥几个开始大谈各自的风光，只有小六子的话渐渐少了。我正揪着心，大牛谈到了去曼哈顿参加某个著名的摄影展，这时小六子插嘴了：“你去的是哪届啊？”大牛说：“前年，十届吧。”小六子咧开大嘴：“哎呀，没缘分呐，我八届、十一届都去了。”

众人都被惊到了：“你小子，怎么去的啊？”小六子笑道：“我有片子参展，他们邀请我去的，要不我个穷鬼怎么去得起！”

什么片子？大家都来了兴致。小六子笑嘻嘻地拿出手机，扒拉到他那些获过奖的、参过展的、卖过高价的片子给我们看。表哥他们大学时都是摄影社团的，大为惊叹，人家获的奖，都是他们曾经梦寐以求的。

小六子说，虽然回了老家，但他一直没放弃摄影。他们当地独特的风景和民俗，他有空就去拍，拍了好片子就发在网上，慢慢地就有杂志找他约稿了，熟识的编辑还把他推荐给国外的图片机构。赚了钱，他就更新设备，买国外的摄影工具书看，这么一来二去，竟然就成事儿了。

“不容易。”小六子说：“在山里一天走几十里路，一双新鞋走两趟就废了，有时两天吃一顿饭，胃都饿出毛病了。还得坚持学英语，研究新技术新设备，这十几年没一天放下过这事。”酒劲上来，小六子还是笑着，眼睛却红了：“我人掉山沟里了，心可没掉下来。我生怕将来有一天见着哥哥们，请客请不起，陪聊也陪不了……”

老大眼睛红了：“小六子，了不起！”我们都跟着点头。

确实了不起。人往上走时，节节攀高很容易，但有几个人在掉到谷底后，还能重新生根发芽，稳扎稳打，奋力攀上山顶呢？

这就是人生的奇妙之处吧：不管局面多么不利，你总可以找到一种方式奔向属于你的成功，关键看你的心有没有掉下来。

到法帖里寻宝 在置换中提高

□罗雁鸣

近期笔者在网络上读到一篇文章，题目很长：一个优秀的书法家，都是完成了多少个置换周期才脱颖而出的。文章集中阐述了所谓“置换”的内涵。其实，所谓“置换”，就是指为把书法练好，需要多次调整改变自身书写行为。具体讲就是刻苦临帖、大量读帖、广泛观察古今优秀法帖和作品，来开阔眼界，改善技法，提高境界，从而使书法创作水平不断提高。

那么，置换的方法如上所述，看上去不甚复杂，只是技术层面上的事情，诸如选帖、换帖，研究笔法，调整结构甚至墨法也都可能涉猎。但是，这里边最大的“方法”则是处于隐性位置的“主体观念”，它是诸方法的总纲。研习书法，追求进步，人所共愿。但如何很快取得进步或是否已经进步？这个问题看似简单，其实是很复杂的。可能有人要问，自己的书法有没有进步，有没有提高还觉不出看不出吗？问题恰恰出现了，的的确确有一部分人真的看不出自己的书法是进步了还是在踏步，甚至在退步。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，有些人的书法，10年前20年前甚至30年前就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了，结果几十年过去了，还是老样子，仍在重复、循环而不自觉。当然，如果是艺术品位很高则无可厚非，关键是其艺术水平很是平平甚至俗不可耐，却在那里沾沾自喜，自我感觉良好。每天“勤勤恳恳”地进行“创作”，写出成百上千、成千上万幅作品而不觉“腻”得慌，这是最可怕的。但是这样的人不想让自己的书法进步吗？不想提高吗？当然不是。关键是他已经把自己的很一般般的作品看的很高了，一般人都不如他写的好，自己已是当代书法大咖了，还需要进步吗？不需要了！

仔细分析后，结论出来了，那就是这种人的审美水平出了问题。他们分不清美与丑、好与差、上与下。如果现实一点讲，单从个人生活乐趣角度看，这种人已经达到了目的，他们每天都能沉浸在自我陶醉的“幸福”之中，很是快活。然而真正的艺术家所追求的绝不是这等水准就“船到码头车到站”。而是应该站的更高，看的更远，敢于提高，善于提高。如何“善于提高”，首要的一点就是转变态度，提高眼界，准确发现自己的差距，找准问题所在。

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，很多体育界的明星、健将，他们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，有的甚至打破了世界纪录。但他们仍然在不懈努力，力争刷新纪录。但如何刷新纪录，必须有新的方式方法乃至诀窍的问题。书法也是同理，置换的过程即是不断“刷新”的过程。不过书法与体育竞技相比，似乎复杂了一些。一是需要审美眼光的提高。有些人长期处在手“高”眼低的状态，看不到自己的书法差距在哪里，别人评价低了他会不大高兴，甚至说评者不懂书法。二是即使眼界提高了，技术层面也是很关键的一环。有些人某天突然“良心”发现，终于觉出自己的字还有很大差距，但如何提高水平、缩小差距？此时便站到了十字路口。

这自然涉及到了“置换”的问题。其实，置换从本质上讲是为了完善和提高，但具体方法或曰程度则是有很大区别的。但归纳起来基本有两个类型：一是渐进式（罗旋式），二是突变式。二者形式不同，目的一样。细论起来，渐进式需要耐力，突变式需要勇气。

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我们似乎每天都在“置换”，只是步子大小、明显与不明显的区别。但是，严格起来讲，“置换”与我们每天在宣纸上随意练习不一样。因为“置换”犹如吃饭，我们每天都吃同一种食物，而今天突然改变了饮食品种和口味，吃的是另外一种东西，这就叫“置换”。所谓“勇气”，是指通过置换完全改变了以往的风格或味道，以一种全新的姿态或曰面目展示出来。这时，便有很多人出现犹豫彷徨，举棋不定，其思想根源就是舍不得往日的书写习惯，舍不得自己业已形成的所谓个人风格，担心扔掉后反不如从前。所以，遇有如此情形，则“置换”一说便遇到了障碍，只有轻轻放下。

我们说，胆量须与盲目、莽撞有所区别。“置换”成功与否，关键在个人是否有自知之明，是否有辨别能力。既不能人云亦云，又不能听风是雨，鲁莽行事，因为“突变”式“置换”则要求作者对自己的字要做脱胎换骨、凤凰涅槃般的变化，大有置于死地而后生之势。这样的“置换”具有颠覆性与革命性。光有胆识与气魄还不够。古人云：“书法变幻，故自妙境，若无学而变，宁不变也。宋人作诗有禁体，弄出许多丑态，覆车前辙，亦可畏矣！”（赵宧光语）所谓“置换”无非就是求好求变。一个成功的“置换”会使一个人的书法从此以更新的造型、更高的品位、更独特的面目示人，从而给人以更上乘的审美享受。

但是，变化之法，要出于自然，不可勉强而为。否则可能弄出许多丑态，不免见嗤于当今，贻笑于后人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

吾思吾想